

《锦绣旗袍》周业娅 全新力作
打造一个美轮美奂的仙境
书写一段绝世的

传奇

沉香记

周业娅 著

一段不断轮回的爱情，
一场神鬼变色的战争，
一个邪恶诡秘的阴谋……
五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姐妹，
将面临何种的命运呢？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沁香记

周业娅 著

甘肃文化出版社
2007·兰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沁香记/周业娅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06. 11

ISBN 7-80714-332-0

I. 沁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8601 号

QIN XIANG JI

沁 香 记

作 者 周业娅

策划编辑 佟 强

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电话 (0931) 8454870

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曹家巷一号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红星黄佳印刷厂

开 本 650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125

字 数 240 千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714-332-0

定 价 22.80 元

周业娅

一朵微笑的栀子花

星座：天蝎座

喜欢的颜色：黑色

喜欢的花：浅色系的花

喜欢的辞句：没有力量做后盾的正义根本毫无用处

喜欢的食物：白饭

讨厌的食物：柿子椒

喜欢的漫画：《蜡笔小新》《乱马1/2》

喜欢的男性类型：身材高挑、成熟稳重，永远都是
面带微笑很温柔体贴的人。

喜欢的女性：我自己算吗？

现在状态：半精明半迷糊，喜欢文学创作，红袖添香
原创文学网站驻站作者。



《魅影》

更多图书资讯请登陆 www.u2read.com 查询

沁香记

目录

楔子

殿前石阶，滢李顿住脚步。白玉般的阶石上，已有破碎的湿润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熠熠闪光，如潭底两朵相撞而碎的白玉梨花……

1

第一卷 沁香谷

9

第一章

「母后……」桃九听到声响，却被光牵引着，挪不动一步，眼睁睁看着滢李的身体越来越透明，最后，化成一缕轻烟，从石门的细缝里钻了进去。

11

第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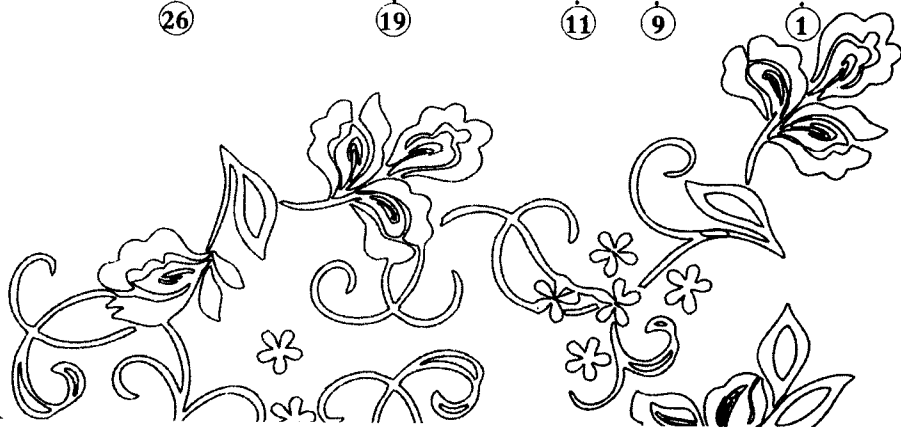
「哈哈，冽，你做得很好」桃七抚着鬓边的桃花。在夜幕里，那粉色的小花散出夺目的粉光，将桃七裹住，一脸妖娆，她嘴角扬起一抹笑，问：「冽，我漂亮吗？」

19

第三章

只见光圈在离那队商旅一丈远处落下，已变成金灿灿的一片。商旅队伍中有人先发现，欢呼：「看，金子」说完便向那片金子飞奔而去。很快，所有的人都丢下手里的东西飞奔而去。开始那队人还各自抢各自的，等一地的金子被瓜分完后，那队人因分配不均而吵了起来，没一会儿

26



便拳脚相向。等太阳从天边露出半张小脸儿时，那队人已全部横死大漠。

第四章

冽得令背过身去，桃七脱去外面的纱衣，眼角瞄见冽伟岸而不动声色的背影，嘴角扬起一抹媚笑：「冽，你跟我未婚夫妇，就是看了也不失礼数，你转过身来。」

34

第五章

在沁香谷中，除了桃九的瑾瑜环，莒蓝是她最为忌惮的人。如果莒蓝被扰乱心绪，自己再夺了桃九的瑾瑜环，那沁香谷不就如囊中之物任己取舍？这一想法让她禁不住大笑起来，仿佛她已是沁香谷万人之上的王了，因笑得太过放肆，直扯得胸口的暗伤隐隐作痛。

40

第六章

顺着脑中的指示，他伸出手来，紧紧握住莒蓝的柔夷。莒蓝惊恐万状，抬眼，正对上他炽烈的双目，那炯炯双瞳里映出来的，是自己苍白的面容。她心底呻吟了一声，知道再也躲不开，避不过……

47

第七章

桃九摇头，碧寒潭底的百炼咒只有沁香谷的王才知道。她们怎知，只要身为沁香谷的花妖，就不会再有变数，不受控只能魂飞魄散。莒蓝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有沁香谷才是她的归宿。

55

第八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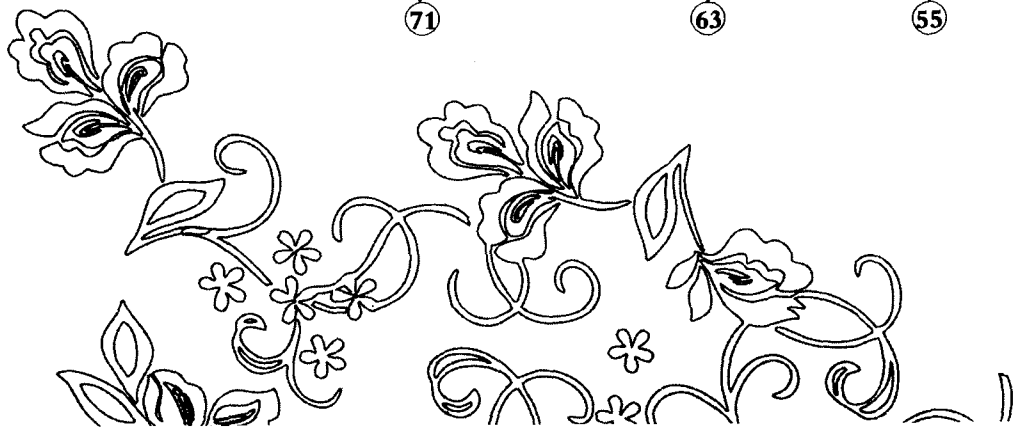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疼，不……疼」莒蓝望着他忽明忽暗的眼瞳，听着他喉间的低吟，深深地望着，痴痴地听着，似要把他烙进心里，经年不褪。她抬起左手，食指上碧蓝如天的指环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映得她一根手指如玉雕琢而成一般，保持着一个永恒的姿势……

63

第九章

听到丁香的呼唤，桃九打了个寒战，心底的魔兽似乎也受到惊吓，躲了起来。她垂首望着地上的碎瓷瓶，心里的这一番挣扎如奋力大战了一场，只觉得脚下空泛，再提不起劲来施百炼咒，于是轻轻挥了挥手，抬手拭去额前的汗珠，道：「出潭。」

71



第二卷 将军府

第一章

「他日，你若见到我那个负心人，告诉他，我总不怨他，死……也不怨他……」她微微笑道，声音越来越低，似在梦里呢喃。

81

第二章

「还未搜过你姑姑，就想走？」大钟早转过身来，现下见二人要走，指着丁香一脸淫笑。他开始当丁香是男子，适才听麻夏唤她为姑姑，才惊觉她是女儿身，见她身着男装也难掩绝色之姿，心想：要是着了红妆，该是何等的倾国倾城。

89

第三章

正欲和衣躺下，「啪」的一声，从怀里掉了本册子出来，丁香拾起来，就着微弱的晨光，只见发黄的册子上书着四个大字：百毒大全。

97

第四章

紧抿的嘴上已冒出一串血泡泡，油亮亮的，像随时都会被血水绽破；额上也正不断冒出一串串的血泡泡，脸上，已有几个拇指大的血泡泡绽开

104

第五章

来，正淌着暗黑的血水，爆破处有米粒大小的白色蠕动着，定睛一看，竟是——蛆虫。

111

第六章

是啊，自己到哪里去寻郎中？可想到将军府内的诡异，心里打了个突儿，迟疑着……怀里的身子又剧烈地哆嗦了几下，煞白的双唇上已冒起几个水泡，双眉拧得更紧，努力地忍受着痛楚。丁香咬了咬嘴唇：「那就劳烦紫玉姑娘了。」

1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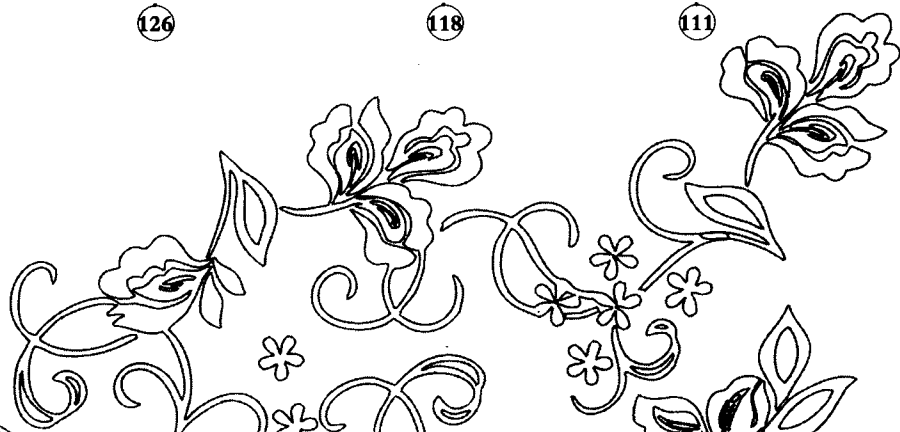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

她抚着额上的淤伤，双眼闪出嗜血的光芒，银牙紧咬，一字一顿吐出与年纪不符的诅咒：「你给我的，你们给我的，我都要——还给你们！」挽起衣袖，露出手腕上狰狞的伤疤，那不久的前无助绝望跟着疤痕浮现出来，如梦魇，一辈子都无法忘记……

126

「谁都知道，这根本不怪你的。」
「他，究竟是将军府的什么人？」灵堂里并没有设灵位，听小汐的言语，便可猜到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侍卫。

「他是我父的独子——金哲。」



第八章

西河岩闻言，身子忍不住抖了一下：「她也许有自己的事要做，旁人留也是留不住的……」他抬头避过盛夏的眼睛，一对射进暮色浓郁的苍穹里的深邃眼眸里流动着骇人的光彩——失去以往的温文尔雅，尽是豺狼狩猎时才有的贪婪。

(133)

第三卷 修罗谷

第一章

有什么在地上一闪一闪地晃着眼睛，顺着光亮寻过去——枯败的松叶上，赫然躺着一枚莹亮的指环。她弯腰拾起，指环的镜面是再熟悉不过的图腾——一叶兰草。

(143)

第二章

「没有。」那个外界传闻的恶毒少女正天真地歪着头，每一个动作都异常熟悉，那张脸不断与记忆里的某张脸叠合在一起——那不是将军府里的小汐？丁香脱口叫道：「小汐？」

(151)

第三章

两个女娃长得极其标致，又乖巧听话，很讨

(159)

第四章

众人喜欢。原以为就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，谁知半年后，将军府突然死了一个丫环，厨娘说她只偷喝了口将军的参汤便顷刻毙命。就在将军下令捉拿投毒之人时，小寒离奇失踪了。

(167)

第五章

她屈指的手指在兰草额际抹过，额上立刻附上一团粉光，在她的催动下开始缓缓蔓延，自左边额际开始，所经之处快速长出血肉，使干尸一般的额头丰盈光洁起来，再漫过空洞的眼眶，缓缓长出眼睑、眼眶……盏茶功夫，半张狰狞的左脸已然恢复从前的美貌。金顺与梅儿见了无不讶然。粉光蜿蜒着正要开始向右脸蔓延……

(175)

第六章

那一千女弟子尽数倒在地上，萧秋寒才缓

(182)



缓收住双掌，望着——地死伤凄然泪下，轻轻托起西河岩的头，待对上那张脸时，猛地震了一震——那张前一刻还青紫的脸庞此时正泛着健康的红润，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。怔忡间，只觉背后猛然一痛……

第四卷 夜郎国

第一章

这时，门外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丁香不由自主地转身望着门外——逆着阳光，只见门口一个长发及踝的白衣女子亭亭玉立，虽然看不清她的脸，可同修五百年，那身形气韵已再熟悉不过。两人目光相撞，彼此都一震，同时开口：「三草」、「丁香」……

第二章

这么走走停停，到夜郎国边境时，耗时远比丁香多。而此时，她想金狼族离沁香谷已在千里之外，便萌发逃走的念头，趁天夜不注意时，搜出自己的护命指环，赶在自己尚未昏睡时出逃，最后却依然被天夜抓了回去。遇到丁香时，已到了她沉睡的时刻，天夜将她驮起时，她居然清醒了那么一瞬，足够拔下指环丢在地上。

第三章

有一个侍卫不知深浅，呵呵笑道：「瞧你们这熊样，她一个娇滴滴的婆娘眼一横便让你们骇成这样，回家哪还制得住家里的母老虎？我就偏要说，等陛下打胜仗回来，我定求他将这个婆娘赏给我做小妾，你们看她脸蛋儿这么标致水灵，身子定也细皮嫩肉……」

第四章

那一瞥甚是眼熟，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她寻人心切，也未追去。她绕着这凭空冒出来的大湖寻了三日，也没有萧秋寒的身影。她连同那偌大的夜郎国，一同神秘失踪了，杳无音信……

第五卷 金狼族

第一章

湖光潋滟，碧绿的湖水逐渐变得清澈见底，幽深的湖底，居然是巍峨的宫殿。青石阶前，一个容颜姣好的女子正愕然地仰着头，双手高高举着，十指已被水泡得煞白。她身旁，尸横遍野。半截坍塌的墙根下，一个长发及踝的白衫女子正被另一个粉衣女子紧紧搂在怀里。



第二章

232

「呵呵，天夜，你且瞧我敢是不敢。」她嫣然一笑，抬起手，众人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闪过，待回过神来，只见金顺已蒙住双眼，凄声惨叫起来，鲜血从指缝里奔流而出，瞬间便染红他胸前的衣裳。而天矢手中的一把匕首，刀尖上血淋淋地挂着两颗弹珠大小的肉球，赫然是金顺的两粒眼珠子。众人都打了个寒战，为她的毒辣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却无一人敢出言责备。

第三章

240

兰草见金狼群突然帮助自己，心里暗暗吃惊，抬眸去看，一只毛发灿黄的金狼倨傲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幽绿的狼眼眯起来促狭地望着自己——那是在面对猎物时才会有表情。

天矢见她一副惊恐的模样，心里无比得意，转身仰天长啸一声，继而听到身后响起狼群撕咬猎物时才有的声音，嘴角扬起一抹快意的诡笑……

第六卷 碧寒潭

249

上篇

251

那些守护着禁门的藻类植物将曼妙的身躯扭得越发妖冶，仿佛有人在背后操纵着它们一般。桃九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幽绿如苔藓的植物，

下篇

258

全身处于戒备状态。忽然，森绿的水藻丛中闪过一点月白，很快又被水藻湮没。桃九紧握着手中的璫瑜环，静待那抹月白的再次出现……终于，当桃九瞪到双眼酸涩时，那点月白再次出现，她快速将手中的法杖对着刺了过去……

「九——」紫玲珑看着桃九带着魑一齐飞向禁门时，忽然明白她要做什么，待要阻止，却为时已晚。只见站在洞门的桃九拔下指环，施法释出所有的灵力将自己变成一扇石门，堵住向碧寒潭蔓延的戾水，也将魑永远地封在里面……



楔 子

1

水波翻滚咆哮，碧寒潭两岸的花树被狂风肆虐，不住摇晃。残花在半空中旋转，飞舞，被两股力量牵引着，忽左忽右。已有不堪重负的花被风扯离花枝，飞落潭面，苍败的红、粉、白、紫……瞬时，湖面已如一个破碎的锦花盘，那些残破的花瓣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。潭边站着三个女子，狂风带得衣袂发出“啪啪啪”的声音，她们神情焦虑地望着半空中酣斗得已辨不清敌我的两团白影。潭边的树灵发出阵阵哀号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风袭来时，树身极速矮下去，哀号声更甚，声声入耳，让人心悸不已。左首的女子颦起柳眉，向地上啐了一口：“没用的东西，这也不能忍？”说话间，右手抬起，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，手过处，散出一层淡黄的光晕，将那些已直不起腰的树护住，哀叫逐渐隐去。但不过盏茶功夫，那护树的光晕就被空中的罡气震散开，顿时，浅淡的哀号声又隐隐传来。只是那些树灵刚被那黄衫女人斥责，不敢大声哀号，但疼痛实在难忍，难免发出些声响来，原本尖峭的哀号因为压抑反而变得绵长，被风送得远远的，幽幽地钻入耳膜，使整个幽森的山谷都荡着化不开的惨淡……

那黄衫女子见被荡散的残黄在空气里消失，重又颦起眉，扭头问右首的粉衫女子：“梅姐，你说滢李能赢吗？”

那粉衫女子浅淡地耸了耸眉头，凝望半空中的两人，嘴角扬起一丝笑容：“星妹，你的性子也忒急了些，是福是祸，自有定数。凡事都有因果循环，可不是你我能预测的。”

黄衫女子闻言不再言语，也学着粉衫女子那般，强扬起一丝笑意望向暗灰的天空。只是她本就是急性子，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，那笑挂在唇边，仍让人感觉无比的愁苦。

她们身边的翠衫女子听了她俩的对话，暗暗点了点头，似已认同粉衫女子的话。她兀自低头，抬手摸了摸鬓边的翠菊，五指白滑如瓷，划过花面，食指向内弯曲压在花蕊上，慢慢地，她周身已被一层浅绿光晕罩住，抬起手，光晕随手移动，飞向潭两岸的树边，将那些在狂风中挣扎的树护住。此时，她已不再关心半空中痴斗的二人，只悉心为一些受伤的花树疗伤。

又酣斗了一会儿，只闻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所有的风瞬间都悄然停止，只有湖面的水纹和两岸的树兀自晃荡不停。从半空中飘落下两个人来，都身着白衣，分别向岸边坠去，那翠衫女子原本悉心照顾花树，听到巨响，急急飞身去接右首那位女子，反倒比岸边一直痴望的两名女子快了两分。她接住那女子急切问道：“滢李，你可曾受伤？”

那白衣女子扬起笑，神色风轻云淡，柔声答道：“怎会有事？有瑾瑜环护我，你快去瞧瞧，若梨……”说到这儿，猛地省悟，今日的缠斗，已再不是往日的切磋比武。瞬时，眉间已拢满轻愁，双瞳泛起水雾，她自觉失态，忙低了头。再抬头时，神色重又淡然。

她这番情绪变更，那翠衫女子假装视而不见，只扶她站起来。此时，另两名女子也已奔至跟前，那黄衫女子拉住她手转了一圈，嘴里嘟囔：“滢李，可有受伤？那贱人可有伤到你？我要把她千刀万剐，我们三人完全可以将她擒下，你为何要答应与她单打独斗？你怎么可以将沁香谷这么草率地拿去做赌注？”

滢李笑了笑，并不答话，显是早已习惯了她的聒噪，倒是身边的粉衫女子，忍不住谴责两句：“灿星护法，没有人比你爱沁香谷少，王这般决定，自有她的打算，你我都应辅佐她，以达成她的愿望，而

不是像你这般怨声载道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怨声载道？王，你且说说，给我评评理，我……”此时，两人已抬出身份职位，那便意味着不再是单纯的争辩。

“青梅护法、灿星护法听令。”滢李举起手中的瑾瑜环法杖，待二人应声后，她顿了顿，下令：“你们二人休得再争执，否则，以谷规处置。浅绿，走。”

青梅与灿星对视一眼，不敢再多言语，见滢李已同浅绿向潭边走去，只好悄然跟随其后。

“咳咳……咳咳咳……”伏在潭边的女子右手按住胸口，几次欲盘腿打坐运气，却都是徒劳。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便教她四肢百骸疼痛难当，她深知自己气数将尽，轻轻地挪动受伤的身躯，斜靠在身后的树上，青松树灵发出一声尖叫，挺了腰想要把她弹开，但修为不够，也不能奈何她，只能不住地哀鸣。

那女子也不恼，强笑道：“如今，你也嫌弃我。你倒是长点本事，将我弹开，没用的东西。咳咳咳……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也不想，五百年前，风神电母狂肆时，可是谁拼命保护你们这帮窝囊废的？咳咳咳……如今，我落魄了，你却也嫌我……咳咳，早知你这般，当日就该让你给电母劈死。”待她说完这一大通话，已大汗淋漓，只得靠在树身上，不住地喘息。

“噤，你不好意思皮厚指责树灵，怎不瞧瞧自家个儿？只怕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灿星笑盈盈地望着那白衣女子。

“灿星妹妹，你可算是长进了，刚才见你护树灵，功力又增了两分，恭喜呀！咳咳……”她也不抬眼，径自望着水面，声调里全是不屑。灿星知她是笑自己护树灵时功力薄弱，要知道她们五人中，就自己的法力最弱。她最性急，却并不善与人辩论，被那女人冷嘲热讽一番，她虽恼，却无从辩起，只冷哼一声，不再理会对方。

“若梨，你引外人入谷，居心叵测，身为四大护法之一，知法犯法，你休怪我无情。”滢李皱了眉，说这话时，她强压下心间的痛楚。这锥心的伤痛早已盖过体内的暗伤，往昔种种，如大江浪涛一般涌来，将她吞噬，在深邃的浪涛中，已看不见彼时路……

“滢李，你指责我？你看看这些树灵，看看沁香谷今日的繁华，可都是你的功劳？咳咳，你若有些才能，我怎会想取而代之？你……”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若梨还未说完，脸上已吃了一记耳光。她抬头一看，却是灿星，便咧嘴一笑：“长进了，的确是长进了，这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功夫，你灿星可是学得炉火纯青。咳咳……”

“灿星，你给我退下。”同修百年又如何？念及情谊的也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思及此，滢李上前一步，将手中的瑾瑜环法杖举过头顶：“若梨，受罚。”她口中念着咒语，法杖发出刺目的白光，将若梨罩住不停旋转，白光越收越紧，最后形成人形，刺目的惨白里，已看不出若梨的容颜。滢李的咒语越念越急，那白光也越转越急，最后，快到弹飞出去，向碧寒潭飞落，砸破一池的宁静，水花溅起丈许，再哗哗落回碧寒潭，一阵破碎的声响后，终于归于宁静……

夜静谧得连残叶落地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一弯残月挂在树梢，暗影投地，斑驳点点。一条人影幽灵似的穿越树林，瘦长的身体如一尾梭鱼，飞快地冲破夜幕，终于，在碧寒潭前停下脚步。这时，月已从树梢后悄悄地露出半张脸，月光打在来人脸上，只见一双子夜般的眼闪着精光，凉薄的嘴角向上扬起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他抬起手，撮唇做哨，尖利的啸声划破夜的宁静，碧寒潭的水开始沸腾，似在回应他的啸声，他再度扬起邪邪的笑来，纵身入潭。夜晚的碧寒潭已结上薄冰，那男子也不畏寒，如梭般飞快地往潭底钻去……

桂树后，露出一角白色的裙裾，瑾瑜环叮咚作响，握法杖的手轻轻地颤抖着。滢李从树后走出来，望着潭水渐渐平复，她提起瑾瑜环，默念咒语，碧寒潭的水从两边分开，她也飞身入潭……

“若梨，我要毁了这里。”那男人扶起若梨，运气想要为她疗伤。若梨摆了摆手，虚弱地靠在他身上，却又因为他身上的寒气不住地颤抖：“阪，你走吧！我们斗不过滢李，我低估了她的能力。”

“我要找到传说中的狼王令，我要号令天下，他桀桀算什么？我要做冥界的主宰。”阪的双眼因为野心勃勃而闪出绿色的精光，他抿起凉薄的唇，笑起来，冷冽地盯着正面紧闭的玄铁门，“若梨，听说，

想要打开碧寒潭的门，必须先用沁香谷王和护法的血祭门是吗？”

他的声线里藏着冷漠，诉说起血腥如吃饭睡觉般平常，若梨打了个冷战，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男人的狠毒，她颤声带着某种期冀开口：“阪，你没法得到王和三护法的血，所以，我们开不了门的，永远。”

“若梨，你可知道，只要用四大护法之一的命，亦可以开门。”他狞笑着，左手托起若梨精致的下巴。那块传说中的令牌似已唾手可得。

“不，阪，不要！”若梨轻轻地挣扎着哀求，只是伤后体虚，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。她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可求生的本能却让她想多苟延残喘一刻，哪怕多一刻也是好的。原来自己从不是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她紧揪衣角不住地颤抖，期盼这个来自阴司的男人改变主意。还有，还有就是这个男人的冷让她害怕和厌恶。

“若梨，你成不了沁香谷的王，你没那本事和慧根。既然你不能为王，多活又有什么意义？”阪的手已移到若梨的喉间，慢慢收紧。若梨轻轻地挣扎，手指间溢出淡薄的花粉，一时馨香满室。

在若梨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，一道白光从阪的背后向他袭来，阪回身，手已离开若梨的脖颈。她越过阪的肩头，看到滢李手执瑾瑜环伫立在潭口，心一酸，哑声开口：“滢……”

“嗨，该来的也来了。”阪还未抬手，滢李已举起法杖，阪施法抵抗，两股力量在半空中交汇，一时间，潭底汹涌澎湃。在滢李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，碧寒潭紧闭的禁门忽然发出一道白光，蜿蜒飞行，向阪的身后袭来。这一变故让阪躲避不及，后背硬生生受到重创。他口喷鲜血，颓然倒地，眼神里布满了疑惑。

“阪，你对沁香谷的一切可真是了如指掌，你难道不知，只要在碧寒潭底，瑾瑜环就会引发碧寒潭禁门暗藏的法力吗？”滢李收起瑾瑜环，一脸蔑笑望着阪。

“你，你……”阪胸前的血瞬间凝成黯黑，已油尽灯枯，终于，那具瘦长的身躯被他体内四处乱窜的力量冲破，化为乌有……

“滢李……”

“不要再叫我的名字。”滢李探手入怀，掏出一个白瓷瓶，拔下瓶塞倒出一颗赤色的丸子，弹入若梨口中，转过身去，幽幽开口，“若

梨，你明知你所做的一切将危害整个梨族，她们都是无辜的，却还是要因你受到惩罚。你当初怎能置全族而不顾？当日的誓言，你可都不曾记得？不曾记得？……”

“滢李，我不要你救我，你罚我吧，以谷规处置，放过她们。”滢李这番话，那悲哀的语调，敲醒了若梨蒙尘已久的记忆，这才想起当日选入护法时立下的誓言。当日那语气稚嫩的自己，是怎么将如此沉重的誓言扛下的？

“你不再是沁香谷的子民，你所有的法力在伤愈后，会逐渐消失。”

“赤珠丸里，搀和了你跟三护法的血？”

“嗯，这是你受到的惩罚。”

若梨瘫软倒地，翻过手心，十指葱白，掌心纠结的纹路早已被抹去，明净一片。没有了纹路就意味着，世世必受轮回之苦。她一时心如乱麻，从不曾流过的泪瞬时满面，盯住滢李恶狠狠地嘶吼：“滢李，我恨你！你怎么不杀了我？你为什么要消掉我的法力，让我世世轮回，再也不能到头？你心似蛇蝎毒妇，却还落得个仁慈的名号，她们都被你迷惑了，被你骗了！”

滢李回过头来，冷冷地望着她，半晌，她把手伸向颈间，摸到那朵白玉雕成的梨花，手上催劲扯断红线：“若梨，这玉剔透如昔，你我却不似从前了。自此以后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往昔种种，已如烟消云散。”

她把那白玉花向若梨颈间弹去，叮咚一声，白玉已撞上若梨颈间另一块一模一样的白玉。她用劲恰到好处，那白玉只是撞碎了若梨颈间的白玉，却未伤她分毫。两块碎玉猝然落地，叮咚一片，往日情感亦如玉，再不若从前……

梨与李，花虽似，却不同道……

滢李提起若梨飞出碧寒潭回到岸上，盘腿而坐，开始施法，沁香谷所有的梨树被连根拔起，响起一片哀求声，响声通天彻地。瞬间，沁香谷的梨树不余一株，只是那惨烈的哀号还隐隐在山涧回荡，久久不绝。施法完毕，她起身回殿，在将步入殿内时，轻声开口：“若梨，